

鄞州五乡一条小河变成“阴阳河”

村委会:污染源暂时不明 目前已采取治理措施



图为河水变黄的河段。(王伊婧 摄)



本报讯(记者王伊婧 实习记者翁雨婷)日前,家住鄞州区五乡镇明伦村的村民张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87000000 反映:流经他们村的一条小河被污染了。“原来河水很清澈的,现在一半的河水变成了黄色,很脏。”

12日下午,记者来到鄞州区五乡镇明伦村,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找到了那条小河。张先生告诉记者,村里的老人们管这条河叫“新河塘”,河水一直很清澈,村民们还能在河里养鱼。可是几天前,他下班经过时,却发现河流下游的一段水变成了肮脏的黄色。“我家住在河流的下游,刚发现时,变黄的河水只有一小段,这几

天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蔓延到家门口了。”

记者观察到,以一座小石桥为分界线,石桥的上游河水依旧清澈,有一位大婶正蹲在河边洗衣服;而石桥下游则截然不同,暗黄的河水中还泛着点红色。

被污染河段的西北面,靠近五乡东路处,是由中铁十七局负责施工的轻轨高架桥建筑工地。“我怀疑河水被污染是施工方在给轻轨高架桥桥墩打桩时,将抽出的泥浆直接排入河道导致的。”张先生推测道。

随后,记者来到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设在五乡镇的项目部。一位杨姓工作人员表示,明伦村的河水污染与他们工地的施工无关。“我们的桥墩打桩工作在去年已经全部完成,今年根本没有打过桩,何来泥浆水?我们听说这件事后曾去现场看过,发现水色发红,这跟淤泥颜色完全不一样。”

13日上午,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五乡镇明伦村村委会。村委会的毛书记告诉记者,3月10日晚上他就发现河水被污染了,第二天一早,他向村里分管环境的负责人告知了此事。当天,他们联系了鄞州环保局鄞东环保所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河水污染区域查看。

“由于附近的轨道交通施工,现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暂时无法确定污染源。据推测,此区域河水污染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近期雨水较多,连续不断的雨水将附近山体上和工地里的黄泥土冲刷到了河里;其二,宝瞻路一带有许多小型机械加工厂,不排除他们将加工废水私自排入河道的可能。”

“虽然污染源暂时不明,但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毛书记说道,“我们在被污染的河段加入明矾,加快河水中混浊物的沉淀,又清理了分泄口的淤泥,疏通河道。现在河水正在恢复清澈。日后,我们会加强环保巡逻,防止污染再次出现。”

七旬翁为他人免费理发近10年

本报记者 冯小平 实习生 蔡丹丹 通讯员 陈红



图为老人正在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活动。(冯小平 摄)

北仑新碶街道海棠社区有这样一位七旬老人:随身带着理发工具,看谁头发长了就问:“我给你理个发吧?”遇到这样一位主动“揽生意”的老人你用不着惊讶,他就是这个社区出了名的热心人——郭和义。老人为他人免费理发的“生意”已做了近10年。

今年3月4日,社区组织“学雷锋”活动,郭和义

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到北仑新碶敬老院。

“郭师傅,来啦!”“上星期你刚给我理过发,再过段时间吧!”……看到敬老院里的老人和郭和义这样熟悉,社区主任方琼很是诧异。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老人早在三年前就一个人过来为敬老院里的老人免费理发。

郭和义说,因为社区里“生意清淡”,三年前就开始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敬老院。“敬老院的老人大多是‘五保户’,年纪大行动不便,我就想帮他们做些事。”郭和义说。

在这份爱心的驱使下,如今郭和义每个月要去敬老院好几次。时间一长,他和这些老人都熟悉了。

“现在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越来越多,‘竞争’对手太多了!”郭和义遇到了“助人”的烦恼。

郭和义说,一个敬老院的“生意”后来已满足不了他,于是尝试着“扩大地盘”。前不久,郭和义带着理发工具走进北仑长来福利院。一进门,他看到了福利院门口挂着的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志愿者服务基地”。

“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别人已捷足先登了。”后来郭和义又去长来福利院“吆喝”了几次,可直到现在总共也就揽到了两三笔“生意”。

遇到这样的“失落”,老人说他心里还是颇感欣慰的,“这说明现在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多了。”

郭和义2005年从北仑砖陶厂退休。还在单位上班的时候,郭和义就自学了理发手艺,并在空闲时为同事们服务。退休后他闲在家里不习惯,又不想让这手艺荒废了,所以常出去帮人理发。

一次,他为隔壁小区一位行动不便的退休教师理发,对方一定要付钱给他,郭和义找了各种借口不要。他先是“骗”对方说自己不识字、不认钱钞票,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骗”对方说:“不用给了,你老伴刚才已经给我了!”

郭和义说,他退休工资两千多元,平时用用绰绰有余。“我只是想在空闲的时候做一些助人为乐的事,说真的,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这是用钱买不到的!”老人很认真地说。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 “土医生”获刑九个月

本报讯(记者冯小平 通讯员水玲玲 宁法)一年多来,吴某用一台便携式B超机,为数百名孕妇违法做了胎儿性别鉴定,从中获利两万余元。日前,这名“土医生”被宁海法院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

40多岁的吴某小时候学过一点医学知识。2009年10月,吴某和妻子一起到宁海,在菜场卖菜。几个月后,吴某觉得摆摊卖菜既辛苦又赚不了多少钱,就琢磨着如何赚钱。2010年8月,吴某花8000多元买了一台便携式B超机,在暂住房里做起了孕妇胎位检查和胎儿性别鉴定的“地下”生意。

随着“名气”变大,找吴某鉴定胎儿性别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把B超机从原来的二维变成了三维,鉴定费也从每一次300元涨到了600元。2011年10月,吴某给一位姓李的孕妇做了胎儿性别鉴定,鉴定完后吴某告诉对方是个女孩。不久,这位孕妇去一家小诊所要做引产手术,没想到被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查获。吴某听说这事后,生怕受到牵连连夜逃离了宁海。

警方立案后,对吴某进行网上追逃。去年底,在老家东躲西藏的吴某无奈向警方投案自首。

三轮车私装马达出事故 慈溪老王多赔了1万元

本报讯(记者单玉紫枫 通讯员陈艳艳 邹贞高)“当初就是想图省力,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听到判决后,王某后悔不迭。原本肇事的人力三轮车,就因为他安装了一个电动马达,发生事故时被定性为机动车,为此,他得多承担1万元赔偿。

老王有一辆人力三轮车,平时用来运送自家的轻便物品。为了省力,他将三轮车进行了改装,后轮换成粗大的轮胎,并安装了电动马达。

2012年4月的一天清晨,他驾驶改装后的三轮车行驶至龙山镇龙镇大道一道口处时,因转弯过快与丁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造成丁某受伤倒地。经交警认定,王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丁某花了7万余元医药费。去年8月,由于赔偿问题无法达成协议,丁某一纸诉状将王某告上法庭。日前,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某对丁某的损失承担75%的赔偿责任。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这是根据交通事故赔偿中的优势危险负担原则,同样的交通事故责任,机动车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要比非机动车更高。

就拿本案事故给丁某造成的总损失7万元来说,如果老王没改装车子,那么就算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考虑到非机动车的危险性弱于机动车,法院判决他承担的责任必然比现在低,根据承办法官估算,差额在1万元。

法官介绍,除了事实上的安全隐患之外,改装后被认定为机动车,还要承担以下责任:驾驶机动车应取得相应的驾驶执照,否则构成无证驾驶;我国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应当投保交强险,未投保交强险的,由责任人在交强险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交强险部分,才根据事故责任按比例赔偿。“总之一句话,改装有风险,车主须谨慎!”

错将法官认作熟人 醉酒老赖自投罗网

本报讯(记者王伊婧 通讯员励旭峰 罗芝)在酒席上喝多了的“老赖”将前来抓他的法官错认为熟人,自投罗网。

2011年,王某因为一笔7万多元的债务纠纷被告上了法庭。经调解,王某陆续支付了一些欠款,但仍欠对方两万多元。2012年6月份,对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然而王某却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法官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

“法官吗,你们快点过来,被执行人王某正在喝喜酒。”今年3月10日晚上6时许,法官接到了对方申请人的举报电话后立即赶赴现场。

喜宴礼堂内热闹非凡,一时间很难发现被执行人王某。没想到,王某却自投罗网。

当时,送完一个客人后,王某回头看见穿着便衣的法官便热情地搭着其肩膀说:“刘师傅好,今天这喜酒办得还不错吧!”

法官知道王某认错了人,便将错就错地说道:“哎呀,看你红光满面的,喝了不少酒吧?”

“我高兴啊!哈哈!”王某大笑说道。

“那倒是,老王呀,我想跟你单独谈谈,这里人多不方便,我们出去聊吧。”于是,两人边走边聊。与法官相谈甚欢的王某看到警车才开始警觉,“怎么有警车啊,你不是刘师傅!”

“没错,我们是象山县人民法院的干警。”

这下王某懵了。



日前,江北红梅社区阳光家园爱心拍卖桌前人头涌动,桌前放着阳光家园的残疾人朋友们亲手制作的作品,有美发棒、卷笔刀、刮胡刀和手工串珠等作品。不到一小时,居民们就将桌上的几十件手工作品抢拍一空,所筹的爱心拍卖款将充实阳光家园的活动基金。

(记者 黄丽娟 通讯员 朱蕾 摄)



3月9日,镇海区81890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在区人民大会堂前指导市民如何识别假币。(胡学军 摄)

小女儿“挪用”父亲养老钱 引发全家对簿公堂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姜栋)五个子女用父亲卡里的钱,轮流照顾老人。谁知轮下来后,钱突然少了5万元。原来,小女儿觉得自己出力最多,又急需用钱,便擅自“挪用”了父亲的养老钱,结果全家人为此闹上公堂。近日,此事终于圆满了结。

据悉,林老伯今年89岁,有三儿两女。由于一大家子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因此照顾老人的责任由五兄妹轮流承担,林老伯的银行卡则由照顾者拿着,大家说好每个月用两千元,其他费用再议。

去年5月,大儿子发现父亲的

银行卡突然少了5万元,遂询问前一位照顾者小妹。小妹对此不可置否,但也不愿拿钱出来。这下,其他四兄妹急了,质问小妹为何“私吞”父亲的钱。

小女儿最终道出实情:多年来,五兄妹名义上虽说轮流照顾父亲,但实际上她照顾得最多,其他

人根本没怎么管。现在她需要用钱,拿点出来也情有可原。不料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令争吵升级,连林老伯也觉得她不该私自拿那么多钱。由于多方调解未果,去年四兄妹将小妹

诉诸法院,要替父亲讨债。

去年7月,江东法院判决小女儿不当得利,应返还父亲的5万元。小女儿上诉后,仍维持原判。她深感委屈,迟迟不愿还钱。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特地将小女儿请过去劝解:家里有困难可以一家人坐下来商量,家和万事兴,擅自拿钱终究得不到法律支持。

经过多次劝解,小女儿突然意识到,经过大半年的折腾,非但家不像家,她也已经心力交瘁,再僵持下去,对自己对家人都没有好处。11日,小女儿终于将款还清。而她家人也表示,可以重新商量照顾父亲的问题。

蒋德君:不畏白发 为画痴狂

本报记者 黄丽娟



认真画画的蒋大爷。(黄丽娟 摄)

“生根发芽”。

“退休后,我开始了第二次生命。”蒋大爷笑着说,“儿子大学毕业了,老伴去世了,我也该自己活一次了。”于是,蒋大爷便在老年大学报名学习国画,一学就学了10年。然而,蒋大爷似乎不满足于于此,在学国画期间接触到了西洋画,又一次“深陷其中”。

由于在宁波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蒋大爷便想着直接

去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成人班学习西洋画。心动不如行动,2005年,73岁的蒋大爷毅然踏上了前往杭州的求学路,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学校生活,过着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一线的日子,每两星期回一次家。

在杭州,蒋大爷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租金每月500元,里面只有床和桌子等简陋的设施。看到记者一脸佩服的表情,蒋大爷很坦然地说,“心中有那份热情在,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困难。”

杭州的两年学习让蒋大爷收获良多,“学到了西洋画的理论知识,从侧面加深了我对国画的理解,也结识了一些良师益友。”回到宁波后,蒋大爷继续在画画的路上奋力前行。

在采访间隙,蒋大爷看到画室里有人一边打电话一边画画,便马上拿出纸笔将这个情景速写下来,五六分钟便完成了。

记者看到蒋大爷的速写本里面记录着公交车里惟妙惟肖的乘客百态:有人打瞌睡,有人玩手机,有人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还有人靠在扶杆上发呆……“好玩,顺便可以练习技巧。”蒋大爷笑着说。蒋大爷包随时放着一个速写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想画了就随时拿出来画。”这个画完的速写本在蒋大爷家里已经堆成了小山。

当记者问道,“您希望自己在画画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蒋大爷很释然地回答,“我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眼睛也不是很好。再者,我学习画画也不在乎成就,只是单纯地喜欢,只为完成少时的梦。”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就不会放弃,会一直画下去。”蒋大爷动情地说。